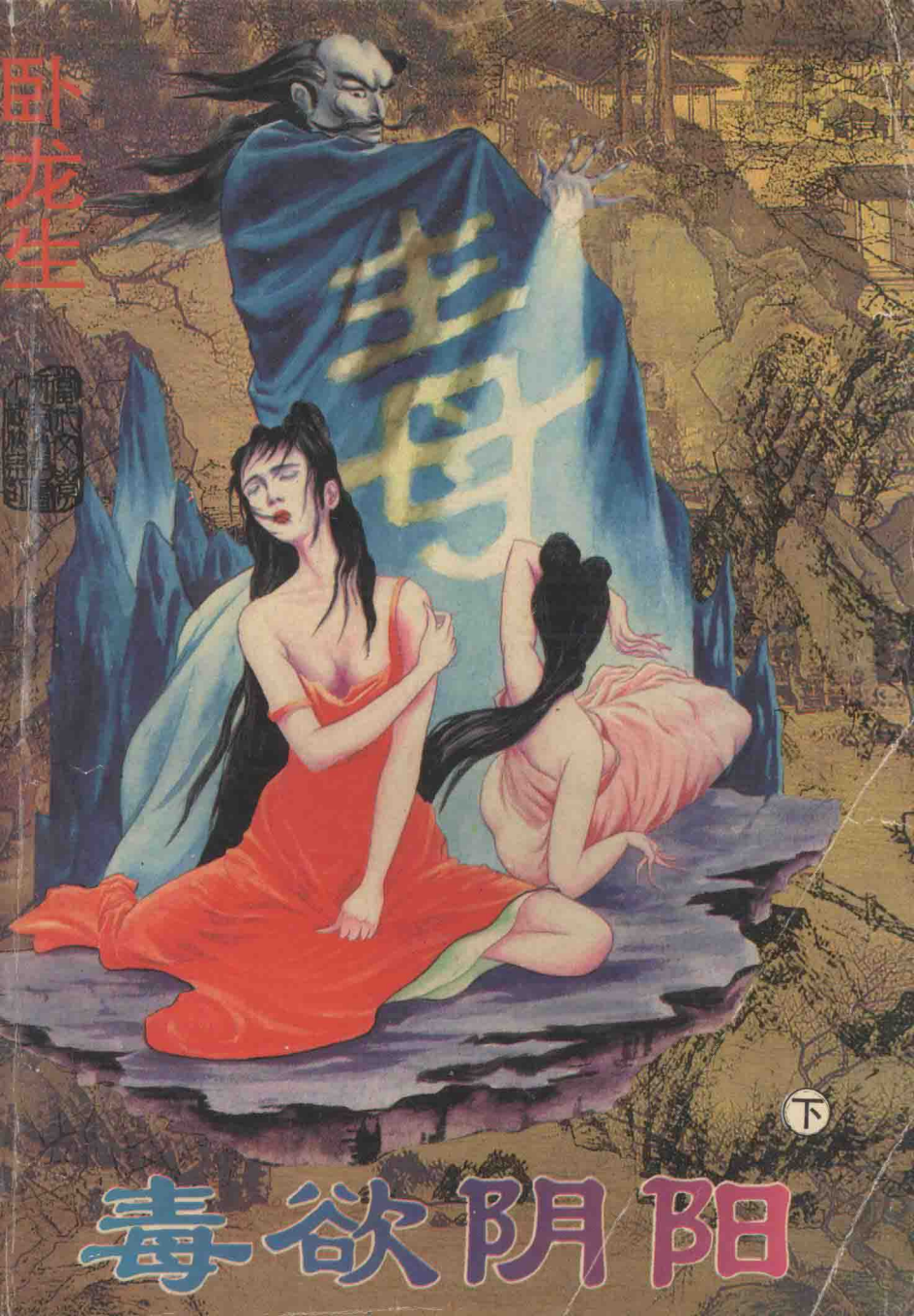


卧龙生



下

毒欲阴阳



毒
欲
阴
阳

新疆大学出版社

►当代文学研究丛书· 武侠系列◀

(新)新登字 08 号

责任编辑：丁鹏

封面设计：晓军

毒欲阴阳

卧龙生 著

新疆大学出版社出版

(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1 号 邮编 830046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保定满城科技胶印厂印刷

32 开 22.5 印张 450 千字

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--10000 册

ISBN7-5631-0580-8/I·89

定价：26.80 元(全三册)

老大又把报告递给了夏万里，表现得更明白。

夏万里接入手，道：

“对不起！邢兄，多有得罪！”

就坐了下来，低头看着画面报告。

邢泳三百般无趣，也只有坐下，目光一直在两人脸上打转。

老大又闭上眼睛，不时把旱烟抽得巴达巴达响。

每当他抽旱烟吸得火光忽明忽灭时，总是微示心中很烦躁。

夏万里沉默了很久，才长长叹息一声，淡然道：

“好了！邢兄，你的画面报告写得很详细，既然上头委派我调查金三的被杀是否违反法条，我只有衔命令做坏人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邢泳三忽地变得沉稳道：

“你也不愿意当坏人，但是情况使你不得不为，更何况你又是副领班，有问题尽管问吧！我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”

夏万里微笑一下，肃容道：

“让我们言归正传，你身为执法的捕快，任务当然是处理斗杀事件，怎么你却会到金三的房子用诈赌的罪名拘捕呢？”

邢泳三已经准备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解释说亲眼看见金三在赌场里作弊，并有老杂碎可以指证，公然高局诈赌经人举发，所以决定抓金三。

“根据我们得来的情报，金三身上通常都带着一笔相当

大的金额，并且他家里亦藏有不少银两，据案调查后发现尸体上除了几个铜板外，其余的钱全都不见了，对于此事你有什么看法？”

“怎么？你怀疑是我拿的？”

“注意你的身份，就问题回答。”

夏万里淡淡一笑道：

“别激动，程序上我总要问一问你的看法？”

“没有意见，有钱是他家的事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”

然后夏万里又问为什么他不用拳头制服对方？

这些问题都是邢泳三早已料到的事，他就把前后经过陈述了一遍。

顿饭时光后，夏万里射衙头和邢泳三点了点头道：

“我已经问完了，衙头可还有别的指示……”

老大抬起头，目钜如电射在邢泳三脸上，仿佛想看出端倪来，道：

“好好干，别再给我惹麻烦，没事了，你可以回去了。”

直到这时，邢泳三才松了口气。

在别人看来，两个人只不过在问话而已，但邢泳三却知道实在不啻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。

这个夏万里一直在找破绽，只要自己神志稍有松懈，话中有漏洞，他立即就要出手。

只要他出手，就必定是一击致命。

邢泳三很庆幸已把对方封死，但是身上背后早已大汗淋漓了。

累虽然是累，毕竟是有代价的，邢泳三拱手后，带有一

丝得意走出去。

外面的光线好强，阳光好刺眼，似乎是个光明的表徵。

当邢泳三走到门口，夏万里望着他的背影，忽然问了一句：

“听说你最近和艾伶的姑娘走得很近，对吗？”

邢泳三的心在收缩着，也当场楞住了。

他转过身来，竟是相当的笨拙，身体硬而紧张，道：

“是的，有什么不对吗？”

声音让邢泳三自己听来都不大平稳。

夏万里的样子约略只是感到兴趣而已，道：

“没事，没事，只是有点好奇罢了！”

邢泳三莫名其妙站在那里好一会儿，然后迅速地向两人点了点头离开了。

——奇怪，夏万里怎会知道自己与艾伶的关系？

——他们一定是怀疑，并且已经在侦查自己的行踪了。

想到这里，邢泳三不由自主低下头来，竟然发觉手指在微微发抖。

心情彷彿可以主掌人的行为。

今日邢泳三好像是在地狱里煎熬的一般。

他不仅仅睡不着觉，同时对食物也索然无味。

由于不停地思索着，把一切都在脑中反覆又反覆，像炒冷饭似的回锅又回锅，才使得他变得既紧张又心情胆跳，肉且暗自发酸。

好不容易捱到晚上，邢泳三再度来到小院子。

当他走进那座石拱门时，就听到厢房人传来谈笑声。

他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，像猫偷老鼠边蹑手蹑脚伏到墙边，一窥究竟。

只见竹篮子里边，艾伶正在款待一个男人。

这个男人的头发很光亮也很整齐，由于背对着篮子，所以看不到面庞。

但是从背影看来，邢泳三却有一种说不出熟稔的感觉。桌上摆着酒，也摆着菜，看神情他们谈得很愉快。

邢泳三觉得一阵苦苦的恨意从五内焚起，双手不自觉的握成了拳头。

他从暗处走出来，一步步往前踏去，道：

“这是摊牌的时候了，只要我插入表明的身份，这客人必定要走，不走的话我就一拳把他鼻子打扁……”

“跟她谈判，跟这个臭婊子谈判……”

忽然与艾伶谈话的年轻人侧身咳嗽，邢泳三忽地窜进到翠竹林里。

他震惊得全身发抖，使得竹子也跟着无风自动。

这一阵骚动，使正在谈话的两人不约而同将目光射了过来，好在外头黑漆漆的，不久又转回头去。

是什么人能引起邢泳三震惊？

原来坐在里面的客人，正是调查的夏万里。

邢泳三确定他们没有留意院子后，才又像小偷也似钻了出来。

一出来，他就装着若无其事往万香楼大门方向走着。

可惜针刺一般的思潮正袭着脑子。

——夏万里到这里来干什么？

——艾伶会告诉他什么？

——最重要的是，夏万里正问她什么？

邢泳三没有理会龟婆和奴朴的微笑，迳自走出“万香楼”。

他很快地走到尾街，又走了回来，这时他的心跳才平稳下来，能够思索。

他知道他的表现很愚蠢，应该大大方方走进艾伶的厢房，和夏万里照个面，至少证明自己有恃无恐，其实不进去打个招呼也行，起码出来时也要向下人们表意一番，如今他如果把日常的行动作任何改变，都会引起别人疑心的。

他的巷弄口的小面摊坐下来，要了二盘小菜和一壶酒，独自饮酒，让热辣辣的汁能稳定心情。

若在平时他绝对不会上这种不见抬盘的地方喝两杯，但眼下情况不同了，不这样坐着是不行的，毕竟在万香楼前逛来去是很惹眼的一件事。

等人总是不怎么愉快，尤其是在这么个情况下，邢泳三盯着淫窟的那道门，手里的酒杯紧捏着，不断地喃喃道：

“不要心浮气躁，要沉得住气，否则你没战胜敌人之前，反而被敌人打倒……今天晚上必须见艾伶，看看夏万里在搞什么鬼？”

邢泳三木坐在摊前，神思似已飞越过竹林，飞入了竹篮内。

他知道艾伶必定在等着他，而且必定准备好了钓钩，但他关不畏惧。

等了很久，嘈杂的嫖客三三两两鱼贯而出，但夏万里始

终没有出现。

这时邢泳三的心情已经被焦虑所取代，喉咙因为喝太多的酒而发干，眼睛因缺乏睡眠而觉得像是在冒火。

就在他低声诅咒的时候，夏万里玉树临风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廊檐玄关下。

邢泳三低骂道：

“妈了个X，屁股还真能坐，也不怕生痔疮！”

夏万里上马走后，邢泳三松了一口气，来到了大门口。

龟奴眼睛尖得很，立即哈腰笑道：

“张大爷公干完了？艾姑娘正等着您呢！”

邢泳三笑了笑道：

“今晚艾姑娘那里没客吧！”

龟奴也笑了笑道：

“大概没有吧！我记得牌子上好像没挂留宿，快请吧，免得别人又捷足先登了。”

这本是应酬话，但是邢泳三心里却抽了一下，怀疑这龟奴可是嘲讽昨晚的事。

到了小院子前，邢泳三迟疑了一下，紧张的舔舔嘴唇，现在闯进艾伶的厢房是很愚蠢的，这会不会使他显得像是害怕、心虚。

但是邢泳三觉得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，他必须知道夏万里了解这案子到何种程度。

邢泳三吸了口气，转进那通往艾伶厢房的石拱门。

门已关，邢泳三下定决心敲了敲门。

“那位啊？”

“我，邢泳三。”

艾伶打开门，诧异地睁大眼睛笑道：

“噢！是你呀！不死心哪！刚刚和你的同事应酬完，他前脚走，你后脚就来了，真是巧啊！一天应付两个当差的。”

“我知道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！”

邢泳三说着走了进去，但觉全身热血一下子全都冲上头顶，又冷静下来。

艾伶这时已经换了件魄浴袍，当她转身时，他看一那修长而和裸腿，在袍缝里一闪。

换在先前，邢泳三可能会激动，更可能来个“饿虎扑羊”，但是现在这旖旎柔弱，却不能分散他的注意。

邢泳三紧张地瞪着，道：

“他来干什么？”

“你同事么？”艾伶又耸耸肩，到桌子旁端起茶啜了一口，道：

“捕头要的还不是情报一类的东西。”

邢泳三看她一副无所谓的神情，忽然觉得花代价在这婊子身上太不值得，一切为她而压的感情，蓦地化成一锅沸腾的恨汤也似。

他举起巨掌，迅雷不及掩耳地粗鲁打掉茶杯，一巴掌掀得艾伶踉跄退了三五步，捂着半边脸，惊怒使得她脸色苍白，死瞪回来。

“你敢打我？你竟敢在万香楼里打人？”

“打你？算得了什么？惹毛了老子，杀你都敢！”

爱人而被人当成戏要是件很痛苦的事。

不但是痛苦，而且还是种羞辱。

邢泳三的手发抖了须臾，目中也渐渐平复下来。

“谁要敢闯进来管闲事，我就让大家吃不完兜着走！”

艾伶知道他的职务，更知道现在就是再如何高声呼叫，也不会有人来这里的，因为在人们眼中，捕头绝不会在这里闹事，给自己带来麻烦。

“你……你要怎样……一刀杀了我？”

邢泳三冷冷的走向她，捉住了艾伶的肩，把她拉近，道：

“现在你说，你到底和那个捕头说了什么？”

在愤怒下，邢泳三已将力量加在巨掌里。

艾伶恼怒的喘气道：

“你弄痛我了，快放手！他只是要知道关于你的事。”

邢泳三瞧见自己果然让她痛得连呼吸都变得急促，立刻止力松手，但是一阵酸麻的感觉又爬回心头。

他变得手足无措，沙哑问道：

“你……你告诉了他什么？”

艾伶几乎是跌坐下来，道：

“我没有告诉他什么……”

她揉着那捏痛的肩，一字字道：

“这个答案很满意吧！现在你可以滚了！邢大捕头！”

“我……我不是有意要动粗，你就别记在心上……”

“不是有意？你知不知道捏得人家骨头几乎都要断了！”

“别记在心上，我是一时冲动……原谅我，好吗？”

“哼！”艾伶冷笑道：

“我打你一巴掌，再跟你道歉，你会原谅我吗？”

邢泳三愣了半晌，小心翼翼道：

“你要了解我目前处境很糟糕，昨晚为了查案逼不得已杀死了人，而衙门却派人来调查我，他们想陷害我，那就是为什么夏万里那家伙要来向你探问的原因。”

单刀直入的插进问题核心，艾伶似乎很感兴趣，道：

“哦，你杀了人？”

邢泳三露出痛苦之色，点了点头道：

“我是被迫的，那个人向我袭击，我只有……唉，如此而已！”

艾伶起身站起，走到了那柔软的床边，拍了拍枕头，道：

“干这个工作真是危险，既要查案子又要防范被别人打闷棍，我了解你的立场，当时你一定是自卫之下才出手的，而是失手之下杀了他。”

这句话讲到邢泳三心坎里去，他目中激起一片感激之色，道：

“要是你在现场也会这样做的，这刀头淌血的工作还真不是人干的！”

艾伶的身躯已躺了上去，侧着身道：

“那就别做啊！吃力又不讨好的日子何必做呢？”

邢泳三故意叹息道：

“你不知道，捕快的生涯虽是痛苦，但苦得却是有代价的，至少让一个大男人找到一个抒发他正义感的地方，虽然俸饷不多，但是……神圣的工作往往不是金钱所能稀量的。”

艾伶撑起香腮，淡笑道：

“看不出来你对捕快还满投入的，咱们认识这么多天来，这可是你第一次讲出这么漂亮的话，赁良心说，我以前前看你是俗不可耐，现在却要另眼相看，重新估量了！”

邢泳三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

沉默往往使人高深莫测。

“既然你工作之外很闲，何不找个差事，设法赚点外快？”

“我拿那份薪水已过得去了。”

艾伶淡淡一笑，长长叹息了一声，道：

“有多少？还不够在这里开销三五天呢！算了，谈这个干嘛！”

接着，她抬起腿，轻轻按摩着，柔声道：

“钱是谁都想要，就拿我做比方，大家都以为我们干这行饭很好吃，但却是‘寒天饮冰水，点滴在心头’。”

她虽然讲出心中的感触，但邢泳三却没听进去半个字，他目光一直盯着那光滑的腿。

艾伶的脚踝很优美，那修长笔直的腿更令人销魂。

在这刹那间，邢泳三连呼吸似乎已停止。

艾伶微笑着，但她眼睛里却有一丝狡黠的光采，道：

“告诉我，杀一个人有什么感觉？”

这不啻是种挑情的动作，让邢泳三吃力地咽了一口唾液。

也不知过了好久，他干涩的声音才响起，道：

“就像普通的事情一样，很普通，没啥了不起，或者就像喝杯茶、吃稀饭一般，如此而已，谈不上什么感觉！”

刻意掩饰的声音,就像风干的柚子皮也似干涩,连邢泳三自己听得都吓了一跳。

但是他还是很得意,自己竟在匆促之间讲出这么聪明的话来。

“你就是这么冷酷,就像是块石头,难怪你连个知心的朋友都没有。”

她的笑实在好妍,笑得花枝招展,在邢泳三的心湖泛起了涟漪,不知不觉中走近了些。

“我对你可是不同,你要知道……你是我的宝贝,使我疯狂了……”

他的眼睛里闪着火焰,露出了一种兴奋渴求之色,眯着眼瞧着艾伶,喘息道:

“如果没有你,我的日子好难过,过得好痛苦……”

艾伶先是听得迷迷糊糊的,眼眸中闪着朦胧的雾,半晌后忽而很有趣笑了起来道:

“得了!你扮起大情人的样子一点也不像!”

一句话像是昆仑山峰冰雪倾然倒下,将邢泳三满腹的欲火,一古脑浇得连烟气都冒不出来。

邢泳三粗鲁吼道:

“他妈的!”

艾伶的笑面似蔷薇开放,索性端坐起来,道:

“我们别闹了!”

“谁跟你玩假的,我是‘裁缝打架——真干’,从头到尾都是玩真的。”

艾伶凝注须臾,正色道:

“你是个小人物，永远都是的，虽然你在很多人眼中是个风去人物，但事实上仍是个小人物……”

“这本是不急的事实，想我邢泳三到那不都是吃香喝辣，到你这里却……”

“人说‘戏子无情，婊子无义’，说得一点也不错，人在世上本是为钱而活，如果你邢泳三有点余钱可以花在女人身上，或许我会喜欢你，但是你只是个穷措大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何必把金钱、精力浪费在我这声色场所打滚的女人身上？”

邢泳三静静的听着，目中已瞬间变了许多光彩。

艾伶微微一笑道：

“我是不忍心看你被声色犬马害了，你懂吗？”

邢泳三沉默无言，只是点了点头。

艾伶站了起来，走了两步指着门，正色道：

“为了不耽误你的前程，所以你还是走吧，希望以后不要再到万香楼来缠我！”

邢泳三抚掌道：

“说得好！”

就站了过来，伸手拉住她的手，亲切低问道：

“如果我不识相，而且还有点钱呢？”

艾伶将手一抽，冷冷道：

“我可不想玩‘问答游红’。”

“我也不是说笑的！”邢泳三肃容道：

“咱们坐下来谈！”

他贼贼地一笑，艾伶也半推半坐下来，道：

“有话就快说，莫要故弄玄虚。”

邢泳三一抹笑容，正经道：

“我是有笔钱，而且数目还不小……”

他留意了艾伶的脸色，但见有兴趣时，又道：

“是从金麻子身上弄来的……”

“骗鬼！”

邢泳三急道：

“骗你我就是这个……”

他举起手掌，掌心向下五指一扣，做个“乌龟状”，道：

“彭麻子就是昨晚打飞的那个人，我好像风，他好像蜡烛，我一口气就吹熄了他，然后弄到手不少银子……嘿嘿……宝贝，我这全都是为了你哟，现在你要什么有什么，只要你喜欢的尽管开口，我没有做不到的。”

“但是……”邢泳三口气阴霾起来，又道：

“你可不能张扬，只要我出问题，你头一个倒楣……这可不是可以开玩笑的事，要杀头的哩！”

有奶就是娘，有银子就是大爷，艾伶虽是听得一楞楞的，却是低道：

“你没开玩笑吧！敢情是真的？”

“不！是真的，千真万确，骗你我就不姓张。”

“我不信，我不信！这太不可思议，你竟会为了得到我而去谋财害命！”

“怎么？你想告密？”

艾伶不羁地笑道：

“开玩笑，我有几个胆子敢去告密，况且我就是去告了

也得不到好处，再说也没有人会相信我讲的话。”

女为悦己者容，但是男人何尝也不为所爱的女人而活。

邢泳三眉开眼笑道：

“为了证明所言不虚，我特地还带了银票。”

听到钱，艾伶的眼睛就发了光，声音兴奋而发抖，道：

“让我看看那些可爱的东西。”

男人也真是贱骨头，偏偏爱上这拜金如命的女人，这是所谓的爱情么？

但是这个世上确实有这种人存在，说不定就在你我的身旁。

更说不定就是你我。

银票已摆在桌上。

艾伶轻轻地摸着那些钱，睁着，睁着……。

终于她的嘴唇露出个微笑，道：

“我可能会改变对你的印象。”

邢泳三盯着她的脸，露出一丝狞笑道：

“我倒要看看你是否值得？”

他突然将她身上的浴袍一拉。

那莹白坚挺的乳房就跳了出来，邢泳三也在须臾间变成野兽，喉结上下滚动着，喉咙似已发干。

艾伶闪电般紧抱胸前，可惜她遮的只是部份，非但没有减低诱惑，反而更加煽情。

她媚笑道：

“你看我值得吗？”

这样的神情，这样的话，有那个男人能受得了？